



黃霑，是香港文化的一個時代標籤。縱觀其經典佳作的譜系，可發現大量傳統文化的元素。《滄海一聲笑》、《男兒當自強》、《倩女幽魂》等，已體現出獨具風格的中國情懷。中國元素在黃霑的創作脈絡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這與黃霑的文學修養密不可分。

作為香港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黃霑本科、碩士、博士三個重要階段的論文均貫穿了音樂方面的研究，並成為我們審視黃霑音樂創作的一個切口。

縱觀黃霑三個階段的學習與研究歷程，可以發現對音樂的探索成為延續其一生的思考。說到黃霑對音樂研究的貢獻，大眾津津

樂道的是其二〇〇三年五月發表的哲學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九七）》。

然而，回望黃霑學術研究所秉承的脈絡，則可發現一九六三年黃霑的本科畢業論文《姜白石詞研究》便確立了音樂這一研究線索。既是詞人又為音樂家的姜夔，其詞精於琢煉字句，尤其以精美的音韻聲律為人們所嘆賞。

姜夔擅於「自度曲」，對審音協律格外重視，使其詞作音律諧美。《四庫全書總目

歷久彌新的音樂書寫

王爽

——黃霑學術研究中的音樂圖景

提要》對其詞作評價：「夔詩格高秀，為楊萬里等所推，詞亦精深華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節文采，並冠一時。」不可否認，音韻學的研究開端之於黃霑的詞曲創作，是潛移默化凝聚成的底蘊，綿延於其後的創作歷程，並從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詞曲考究的創作風格，成為黃霑音樂事業不可或缺的基石、準備與鋪墊。

無獨有偶，若向其粵語流行曲之前的研究追溯，便可發現黃霑的研究視域並不局限。一九八二年於港大攻讀哲學碩士期間，黃

霑以粵劇為研究主體，確立了對香港本土音樂文化生態全景觀察的出發點，並為日後的流行音樂研究進行了鋪墊。值得探究的是，這篇以《粵劇問題探討》為題的論文，與二十年後黃霑對粵語流行曲的書寫遙相呼應，卻一脈相承，不僅可見黃霑對香港本土音樂文化生態的探索所秉承的脈絡，同時折射出粵語流行曲的發展淵源，實現了兩項研究間的平滑過渡。

檢視其音樂研究的路向，可見黃霑逐漸將視野投射到大眾流行文化。從南宋詞人到

香港本土音樂文化，黃霑在研究中也完成了從觀察者變為參與者的視角轉換。重返港大攻讀博士學位的六年間，他以自身的音樂經歷結合社會學理論，撰寫了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九七）》，詳盡地分析了香港流行音樂的歷史沿革。其晚年的論文不僅通過細緻入微的學術研究書寫了粵語流行曲的興衰，並展望其走向。文中的論述嚴謹詳實，亦遊刃有餘。黃霑對粵語流行樂堅強的信念與無限的熱愛更是貫穿始終，令人肅然起敬。

誠如饒宗頤教授所言：「他為當代粵語歌曲的復興與發展，做了十分傑出的貢獻。」當我們抽絲剝繭，深入黃霑音樂創作的源頭，會發現蘊藏在作品的核心，是其學術研究中所投射出的從容、執著與努力。

默默承受是美德

延靜



近日無意中得到一個十分吃驚的消息，一年多前，她竟失去了唯一的女兒。我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也為此輾轉不安。

她和我們年齡相仿，已進入耄耋之年。原來住在我們這幢樓裏，是上下樓的鄰居。她是老伴兒的中學同學，也是我們的大學同學，畢業後曾在同一個部門工作。住在一個樓裏時經常見面，回憶往事，感慨萬端。大約七八年前她們老兩口搬走，我們和她的聯繫少了，只偶爾通個電話，互致問候，互道珍重。

她有一個女兒，剛搬到一個樓裏時我們見過，不到三十，長得漂亮，身材也好。還記得搬來不久，她的女兒又生了一個可愛的女兒，我們還祝賀她當了外婆。她的女婿也很不錯，幫着岳父母做不少事情。一家五口，過得十分美滿。

誰知晴天霹靂襲來，剛搬到新居不久，她的女兒就不幸查出患了肝癌。好在動手術及時，效果不錯，恢復後照常上班。她心裏很苦，但她堅持自己承受，沒有和任何人說。她也要老伴兒堅持這一原則，不驚動他人。

又過了五六年，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她女兒的病情惡化，沒有多久，離開人世，她和老伴兒受到巨大打擊。正當壯年的唯一女兒離去，怎麼讓她能承受得了。但她堅持一條，自己

承受難以言喻的痛苦，不去打擾別人。她幾次想回來我們這邊，看看老同學、老鄰居，但及一想很可能問到她女兒，猶疑再三，還是作罷，苦水嚥到自己肚裏。她讓老伴兒也這樣做。時間過去了一年多，不知怎麼透露了風聲，我們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不禁大吃一驚。怎麼可能，好好的女兒，會突然失去。這期間，她也來過電話，情緒還不錯，根本沒有涉及她女兒的事。我們起了疑心，會不會是誤傳？

猶疑再三，老伴兒終於拿起電話，撥通了她家的號碼。

電話中傳來她的正常聲音，相互問候之後，老伴兒不得已問了一句「女兒可好」，頃刻出現了沉默，之後傳來她的哭泣聲：「告訴你吧，她已經不在一年多了。」接着又是沉默和哭泣。老伴兒後悔，戳到她的痛處。接着傳來她的聲音：「我一直不想告訴你們，不願因為我們的痛苦，影響你們的正常生活。」她哭着說，泣不成聲。老伴兒搜索枯腸，用各種語言，盡力安慰她。稍後，她鎮靜了不少，告訴我們：「外孫女已經長大，明年考大學。她很懂事，在我們面前，從不提她媽的事。生活就是這樣，什麼事都可能遇到，要能挺住，要能承受。」說罷反而勸我們多多保重，珍視每一天。

事後我和老伴兒心情仍不平靜，我們的這位老友，堅持痛苦自己默默承受，不去因自家事打擾別人，豈不也是一種美德？

誤嫁

汪金友



女人「誤嫁」的事，是經常發生的。近日去北京大觀園，在賈府二小姐賈迎春的住所「綉錦樓」門前，看到了一段關於「誤嫁」的文字。其中說，迎春生性善良，懦弱怕事，只因「誤嫁」孫紹祖，而受盡虐待和折磨。出嫁一年，便悲慘死去。為此在《金陵十二釵圖判詞》中，這樣描述迎春的遭遇：「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梁。」

人們都說，是她的父親賈赦，把她推向了火坑。其實，最大的可能性，是賈赦看走了眼。想那孫紹祖，也是將門之後，不僅家資饒富，而且正在兵部候缺提升。說不定哪一天，就弄個師長旅長的幹幹。所以賈赦相信，把女兒嫁給這樣的人，一輩子都會榮華富貴。可誰知道呢，這個孫紹祖不但好色好賭酗酒，而且還殘忍地對迎春實施家暴。可憐了姑娘，一入狼門深似海，青春凋零命歸陰。

《水滸傳》中潘金蓮的人生悲劇，也與「誤嫁」有關。一個貌美如花、心靈手巧的美女，竟然嫁給了面目醜陋，頭腦可笑，人稱「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郎。對於這個婚事，潘金蓮絕不是心甘情願，但又沒有辦法。一場大火，父母雙亡，為此賣身為奴。又不堪財主凌辱，不得已嫁給武大郎。如果她當初嫁的是武松，這個故事就要重寫了。

賈迎春和潘金蓮的遭遇，都是封建社會包辦婚姻的結果。到了今天，戀愛自由，婚姻自主，還會有「誤嫁」嗎？不僅有，而且很多。

你看他又酷又帥，可在老婆之外，還有很多「好妹妹」。你看他寵你愛你，可等嫁了之後，很快就變了一副嘴臉。你看他出身豪門，誰知道卻無德無才，一事無成。你看他忠厚老實，卻放着正道不

走，偏偏銜而走險。你看他功成名就，沒想到會陷入困境，面臨破產。

你看他位高權重，突然間卻被人帶走，身陷牢籠。

有人說，女人真正意義上的安全感，不是來自錢包，不是來自鑰匙，更不是來自手機顯示的滿格電，而是來自可靠的男人。子若疼我，欲錢何為？子若棄我，欲錢又何為？找到一個好老公，沒錢也幸福。嫁了一個不靠譜的男人，有錢也不快樂。

男怕投錯行，女怕嫁錯郎。找老公就像買股票，誰都盼着能升值。而實際結果呢，總是有升，有的降。有的當時勢頭很猛，但等你買到手之後，卻慢慢降了下來。也有的一直在低位徘徊。但過了一段時間，卻一個勁地往上竄。所以在股市上，總是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先笑後哭，有人先哭後笑。

在一次研討會上，我曾經講過成功男人的一個標準，那就是：「讓嫁給你的女人永遠不感到後悔，讓有機會嫁給你卻沒有嫁的女人感到遺憾。」人家當了你的老婆，你就要對她的一輩子負責任。同時，也要幹出個樣子來，給那些當初不看好你的女人看看。

為什麼會出現「誤嫁」？普天之下，十全十美的男人很少。即便有，自己也未必有機會遇到。於是，多數女人就只能通過單項或多項選擇，來決定自己的婚姻。有的人首選長相，有的人首選身份，有的人首選金錢，有的人首選家庭，還有的人首選學歷、經歷、品德、智慧等。總的概率，首選外在條件的，「誤嫁」比例會高一些；首選內在條件的，「誤嫁」比例會低一些。

有人主張，只要發現「誤嫁」，就分開重來。當然，這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所以最好的辦法，一是不耍貪戀虛榮，進行優化組合；二是把自己變強大，改造不理想的老公。

文化什錦



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

一、

西元七三三年深秋，唐朝復州（湖北天門），競陵西郊，有一座小石橋，龍蓋寺智積禪師正好路過於此。橋下，一群鴻雁，哀鳴陣陣，禪師順眼望去，一個肉團團，好像是孩子！走近再看，果然，是凍得瑟瑟的男嬰，立即抱回寺中撫養。

這男孩，好不容易養到八歲，禪師煞費苦心為他取名，拿來《易經》一卜，得「漸」卦：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什麼意思呢？鴻是巨鳥，漸是飛翔，陸是大地，巨鳥從陸地起飛，它的羽翼翻騰而整齊，四方皆為通途！這是上上卦啊，就用這個吧。孩子，你以後，姓陸，名羽，字鴻漸。

從此，中國，不，世界，一位著名的茶人誕生了！智積禪師，唐代著名高僧，他懂茶，也煮得一手好茶。小陸羽，在寺院得到了良好的教育，識文斷句，且自幼吃茶煮茶研茶，耳濡目染，茶的因數深深浸入骨髓。

二、

西元七五五年冬，狡猾的安祿山，在唐玄宗醉生夢死中，終於積聚夠了反叛的力量，撕下了楊貴妃乾兒子的假面具，帶着他的少數民族聯合大軍向長安浩蕩而來。

唐玄宗急忙往西跑，自然，文藝青年陸羽，也要跑。陸羽這一跑，如同他的名和字，巨鴻一路自由翱翔，在南中國的山水綠樹間，尋好茶，尋好水，調查田野，採製品評。江南，是陸羽《茶經》生長的肥沃土壤。我們來看看他在江南的日常片斷：

上元初，結廬於苕溪之湄，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宴永日。常扁舟往來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蓋今之接輿也。

陸羽的日常生活，還是讓人羨慕的：高興了，可以會名僧，見高士，吃酒要吃一整天。不高興了，閉門吟古詩，誦佛經。當然，他常常着草鞋短衣，出現在山林田野中，他要去尋野茶尋流水，用竹枝敲敲茶樹，他就像知道茶樹的生長年份，甚至茶葉的質地，用手擦撥一下流水，他就像知道水的甜香甘冽，這樣的野外生活，他可以從早到晚，常常是天黑下來了，才依依不捨回家。有的時候，他還會號啕大哭，村人以為他是個狂人，傻子。誰知道他為什麼哭呢？一般人當然不知道！在陸羽眼裏，山這麼綠，水這麼清，我在天地間，自由縱橫，我不是沒心沒肺，我是正常的情緒發泄，哭和笑一樣，都是表達。當然，想起動亂的國家，離亂的百姓，我還是心酸的！

茗溪，分東茗和西茗，流經浙江的湖州、餘杭、德清，最後都流入太湖。唐李肇的《唐國史補》這樣說陸羽：「羽於江湖稱陸羽，於南越稱桑苧翁」。而餘杭的徑山腳下，就有雙溪，此溪合於東茗溪，不遠處還有苕山，桑麻遍地。桑苧翁這個自稱，我相信得之餘於杭。他的江南日常片斷，完全真實，因為來自於他的自傳。

三、

清嘉慶版的《餘杭縣志》卷十說：唐陸鴻漸隱居苕雪，著《茶經》其地，常用此泉烹茶。品其名次，以為甘冽，清香中冷，惠



泉而下，此為竟爽雲。

此泉，就是陸羽泉。

二〇一六年深秋，我來到了徑山腳下的陸羽泉邊。先進一個竹林掩映的院子。左邊圍牆，也是個碑廊，那些文竹，已經將碑擠得很緊了，人要進去看碑，極不容易，但碑文內容尚可以分辨，都是歷代與茶有關的詩詞。右邊，是一尊陸羽的石雕像，骨挺傲立，目視遠山，似乎永遠保持着察山觀水的姿勢。一個小九曲回廊，連接着另一個後院。走進後院，豁然開朗，我直奔左前方的陸羽泉。

嘉慶《志》引明代嘉靖《志》云：陸羽泉，廣二尺許，深不盈尺，大旱不竭，味極清冽。

我眼前的陸羽泉，整個周邊，用數十公分的大小壘石砌成壺形，壺嘴往下，有四級小台階，約三分之二的壺肚子是泉池，另三分之一，是個方形的小池，池中有圓口，類似井，估計是過濾池。我沒有看到汨汨而出的山泉，泉水很平靜，泉池上漂有幾張金黃色的銀杏樹葉，已是深秋，那些銀杏開始褪妝。

蹲着近看陸羽泉，泉水清晰映着我的臉。傻想，千年泉池，也映照過陸羽的臉，更不知映照過多少過客的臉，不僅映人臉，還映新月，映滿月。我見羽泉清澈，料羽泉見我也如是。

羽泉邊回轉身，是一座兩層仿古建筑，上書「鴻漸樓」，看到這幾個字，我似乎又看到了年輕的陸羽，充滿自信地站在木樓上，他相信，他在完成一項亙古長青的事業！一千多年前，他就在此取水煮茶，研讀經書，整理資料，完成了《茶經》的初稿。

在鴻漸樓，我們喝着徑山茶，聽當地研究專家給我們講陸羽的《茶經》，講徑山的禪茶。

四、

徑山，徑通天目。

徑山禪茶，這要追溯到一個著名和尚，徑山寺的法欽高僧。

唐朝天寶四年（西元七四五年），法欽禪師遵照老師「遇徑而至」的教導，到徑山頂結庵講佛。他在徑山「手植茶樹數株，採以供佛，逾年蔓延山谷，其味鮮芳，特異他產」。法欽顯然是徑山茶的始祖，他種茶，本用以供佛，不想這茶葉生長卻極快，這就造福了百姓。雖然有誇張成分，茶樹不是水葫蘆，不會幾何級生長，但山野肥沃，雲霧繚繞，日照條件也好，生長迅速，也在情理之中。

在中國，可以這樣說，飲茶之風首先是在禪僧中流傳。清心寡欲，離塵絕俗，而茶能提神醒腦，明目益思，陸羽的《茶經》一出，再加上釋皎然等人的大力提倡，茶道於是大行，王公士庶無不飲者。

到了南宋，徑山寺的常住僧眾達三千多人，法席極為盛隆，成為天下「五山十刹」之首。大慧宗杲，也是一個劃時代的高僧，他帶領信徒種茶製茶，大開禪茶之風，將茶會融入禪林生活。日本的茶道源自禪道，而大部分都到徑山學習過。

對眾僧來說，將佛法融於茶湯，草木的精髓，佛法的淵深，實在是一種很好

的融合表達。一味禪茶，別無所求。我們沿着徑山古道攀登。這條千年古道，仍有不少唐宋遺跡，宋徽宗、高宗、孝宗，都上來過，孝宗還不止一次上徑山。拐彎，又拐彎，突然，右邊陡坡上會出現一大片綠色的茶地，陡陡的，看不到頂，頂上就是藍天。

在徑山寺藏書閣，我們喝到了年輕的聖果法師為我們煮的徑山紅茶。聖果在靜靜地沖茶，不時地答一句我們的提問，始終很安靜。

在徑山閣，晚餐前，一位中年女茶藝師，為我們表演禪茶茶藝。她的水丹青，讓我第一次見識到，抹茶湯還可以做出這等精緻的畫來，深山藏古寺

陸春祥

的融合表達。一味禪茶，別無所求。

我們沿着徑山古道攀登。這條千年古道，仍有不少唐宋遺跡，宋徽宗、高宗、孝宗，都上來過，孝宗還不止一次上徑山。拐彎，又拐彎，突然，右邊陡坡上會出現一大片綠色的茶地，陡陡的，看不到頂，頂上就是藍天。

在徑山寺藏書閣，我們喝到了年輕的聖果法師為我們煮的徑山紅茶。聖果在靜靜地沖茶，不時地答一句我們的提問，始終很安靜。

在徑山閣，晚餐前，一位中年女茶藝師，為我們表演禪茶茶藝。

她的水丹青，讓我第一次見識到，抹茶湯還可以做出這等精緻的畫來，深山藏古寺



陸羽泉位於今江西省內

作者供圖

，風簷角上，兩隻鴻雁在雙雙飛翔，這是茶聖陸羽的精靈嗎？也是，但更是茶的詩，茶的歌。

五、

陸羽的《茶經》，在唐朝就已經堪稱經典了。

唐代張又新，嫌《茶經》中對水的簡單判斷，索性詳細列舉，寫了本《煎茶水記》，但他仍然引用列舉陸羽評定的全國二十處最適宜煮茶的水源地。

關於煮茶用的水，陸羽（或者他師傅智積禪師），有一個流傳得很神奇的故事說，他們的嘴，能嘗出江中水還是江邊水。

陸羽的足跡遍布江南。這二十處地方，我去過廬山、虎丘、揚州、天台山等地，都只是掠過，唯第十九泉，就在我家鄉桐廬嚴子陵釣台處。

桐廬的嚴陵灘，高樹夾岸，飛泉如雪，陸羽在這裏發現了一口特別的山泉，晶瑩明澈，清冽甘甜，遂命名天下第十九泉。富春江，富春山，嚴光不願皇帝同學情，不願做大官，而寧願歸隱富春山，做個悠閒的釣翁，這裏的水，自然好。

作家王旭烽，目前任教浙江林業大學，前年，她策劃了一個相當有意思的活動，組織學生去全國各地，尋訪一千多年前陸羽劃定的二十處唐代最佳水源地，學生取水樣，寫報告，試圖將陸羽《茶經》中的水因數延續上。

王旭烽雖是作家，卻非常懂茶，她的長篇小說《南方有嘉木》書名，就取之陸羽《茶經》中之開篇語，並獲得了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她告訴我說，茶在中國的悠久歷史，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比，它已經深深融入我們漢民族的血液中。

六、

「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揀乳泉石地慢流者上」，這種用水標準，我相信，陸羽是無數次反覆體驗，在長期實踐中得出的科學結論。徑山峽谷間，那飛流的清冷山泉，一定帶給他特別的樣本感覺。

煮一壺好茶，當然還要優質的茶葉：野者上，園者次。那些和天地相接，得天地精氣，自由生長的野茶，就是佼佼者。徑山茶，細條扭結而略帶乳白色的峰葉，就是天地間茫茫雲霧中生長的山泉。

好水，好茶，煎出了一壺好茶，也成就了一部傳承千年的《茶經》。

陸羽，已經凝固成茶的偉大符號，我以為，茶字中間這個人，就是陸羽，在芸芸草木之中，他將中國茶字大大地佇立於世界文化之林。

杭州徑山萬壽禪寺 作者供圖